

*Fathers and Sons
On the Eve*



(俄) 屠格涅夫

父与子
前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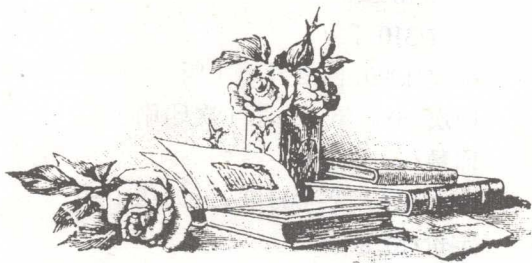
前夜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阿绣 译

2512.04/180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9 - 0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夜/(俄)屠格涅夫著;阿绣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2

ISBN 7 - 80639 - 309 - 9

I . 前… II . ①屠… ②阿… III . 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929 号

前夜/父与子

作者/(俄)屠格涅夫

译者/阿绣

责编/康艳玲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31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书号/ISBN 7 - 80639 - 309 - 9/I·99

定价/10.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地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与人怎样活着，这一永恒的大课

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地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甸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的假的，最终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28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7次远航，历时27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汲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和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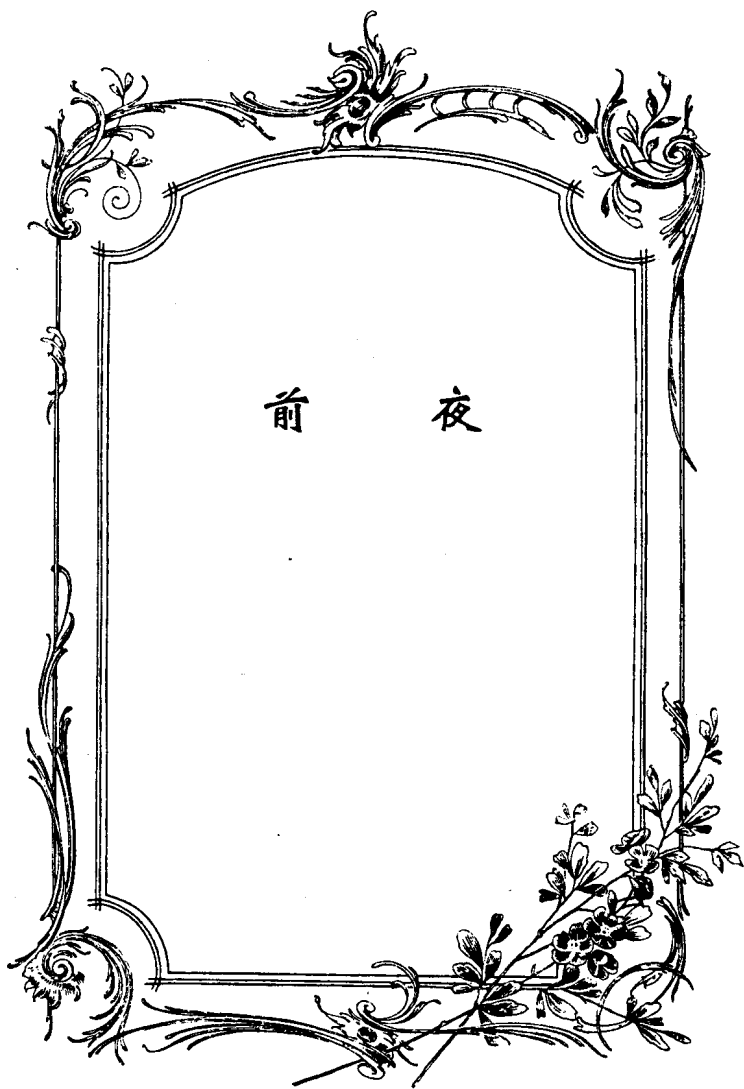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南方农奴制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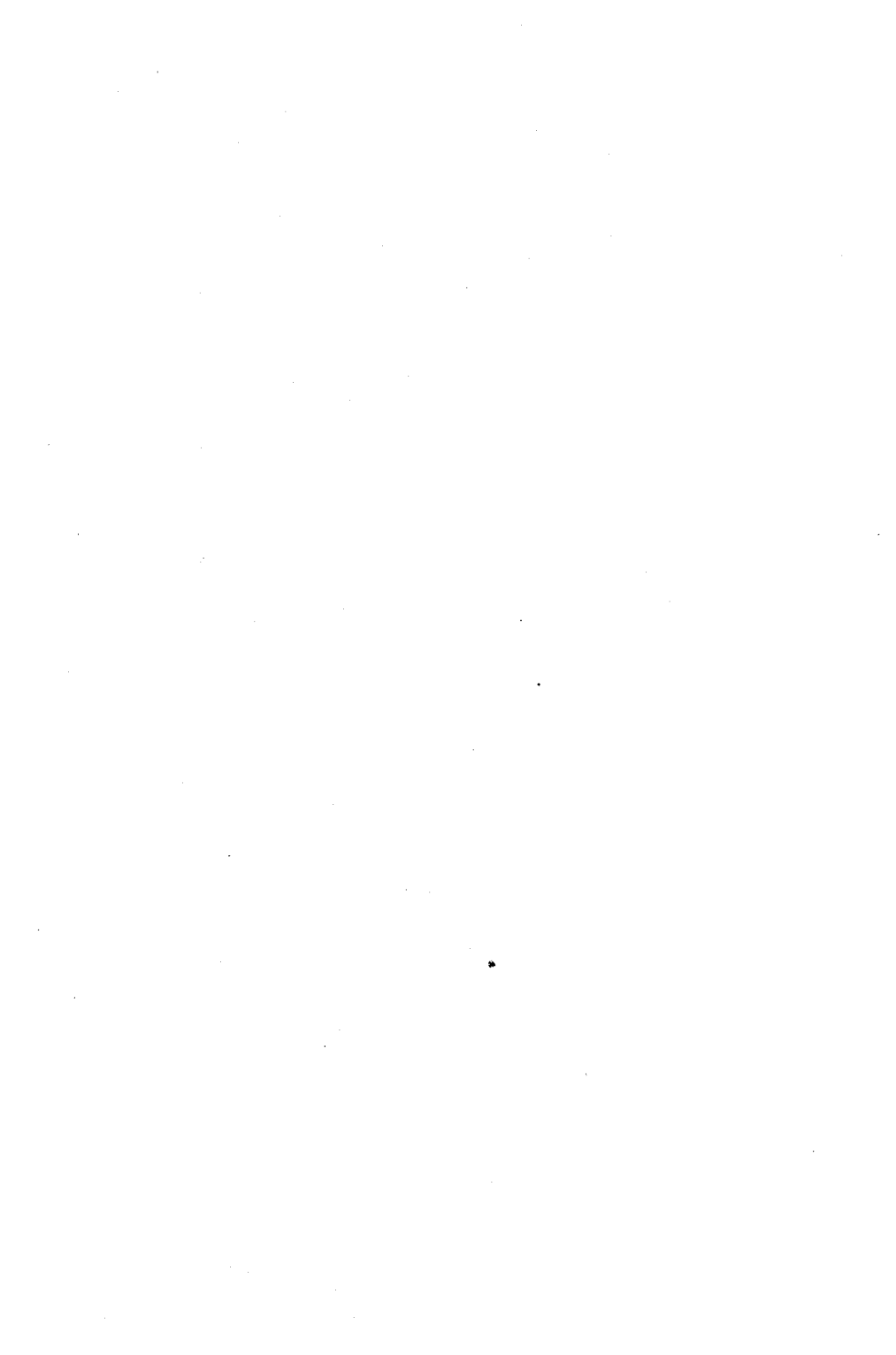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界

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算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前夜





第 1 章

1853年夏季，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离昆措沃不远的莫斯科河畔的草坡上，有两个年轻人躺在椴树的浓荫下。其中一个人大约有23岁，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鼻子尖尖，鼻梁微弯，额头很高，宽厚的嘴唇上挂着矜持的微笑。他仰身躺着，微微眯起一对不大的细眼，若有所思地凝望远方。另一个则俯身趴着，双手托起一头淡黄鬃发的脑袋，也在凝望着远方。他比同伴大3岁，可是看上去却年轻了很多，小胡髭刚刚长出，颧下才显露淡淡的绒毛。他有一副纯净而清秀的圆脸，迷人的褐色眼睛，漂亮的翘嘴唇，白净的小手。这一切蕴含着某种可爱的稚气，动人的优雅。他浑身都散发出幸福、快乐和健康，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无忧无虑、过度的自信以及任性和娇气。他双手托起脑袋，眼珠不停地转动着，微笑着，就像孩子们知道别人在出神地观赏自己时那样。他身穿料子很薄的宽松白外套，细脖子上绕着块天蓝色方巾，一顶揉皱的草帽信手丢落在身边的草丛中。

相比之下，他的同伴显得很老气。望着他那呆板的体态，谁都不会想到他会感到在享受这美好的时光。他笨拙地躺着，上宽下窄的大脑袋别扭地连着长长的脖子，无论是他的双手、黑色常礼服紧裹的躯体，还是那两条像蚱蜢后腿般拱起的长腿，所有的这些姿势都显得非常笨拙。尽管如此，在这笨手笨脚的人身上，却处处可见“气度不凡”的印记，显得非常有教养，一股勤思与善良的英气，从他那张并不漂亮，甚至有些滑稽的脸孔上透了出来。他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那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则叫舒宾·帕维尔·雅科夫利奇。

“你也像我这样趴着吧。”舒宾说道，“这样多好啊！你可以翘起小腿，两只鞋跟互相碰碰——瞧这样，有多舒坦！鼻子底下是草地，看腻了风景，就瞧瞧肥胖的瓢虫在草茎上爬动，要不，瞧那蚂蚁忙忙碌碌的样子。说实话，趴着更好。你看你现在摆的那副伪古典主义的姿势，简直就像芭蕾舞女演员斜躺在纸糊的悬崖上。不要忘掉，你现在完全有权休息。争一个第三名学士不容易啊！歇歇吧，老兄，别再紧张了。”

舒宾带着鼻音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完了这番话。这些话就像娇生惯



养的孩子和那些给他们送糖果的家长好友说话的语气。他又接着说：“蚂蚁、甲虫等小昆虫都出奇地认真，但最让我奇怪的是：它们摆出一副傲慢的面孔，不停地来回奔忙，仿佛它们的生活也充满了意义！人可是万物之灵，高等生物。人在观察它们，它们却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说不定还会有一只蚊子叮住你这万物之灵的鼻子美餐一顿呢。真是让人生气。不过话又说回来，它们的生活又有哪点比我们差？既然我们可以目空一切，那它们干吗不能目空一切？喂，哲学家，你来给我解这道题！你怎么不说话啊？喂？”

“什么？”别尔谢涅夫怔了一下，问。“什么！”舒宾鹦鹉学舌式地说道。“你的朋友在向你阐述深刻的哲理，你却什么都没听见。”

“刚才我在欣赏风景呢。你瞧，阳光下的田野显得多火红啊！”

“只不过色彩鲜艳一点罢了，”舒宾咕哝道，“总而言之，大自然毕竟是大自然！”

“照理说，你应该比我更喜欢这种美景。它可是与你息息相关，我的艺术家。”

“不，这与我毫不相关，”舒宾分辩道，把草帽按在后脑勺上。“我不过是个屠夫，我跟肉打交道，雕塑肌肉呀，肩膀呀，大腿呀，手臂呀，可这儿既无形态，又无完整性，散乱不堪……你能捕捉到什么呢！”

“但这儿也有美呀，”别尔谢涅夫指出道。“顺便问问，你的浮雕完成了没有？”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甭提了！”舒宾拉长声调叫道。“我一看那些真正的艺术品，前人的，古人的，我就把自己那破玩意儿砸了。你让我赞叹大自然，还说‘这儿也有美’。当然，美无处不在，你的鼻子也是美的，但总不能见美就追吧！古人们并没有刻意追求美，可美却自己跑进了他们的作品里，谁知道这美从哪里来，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吧。他们拥有整个世界，无所不精，我们才疏学浅，可不能把面铺得那么广。我们只能在小池子里钓鱼，只能干守着。如果有鱼上钩那就谢天谢地！没鱼上钩呢……”

舒宾吐了吐舌头。

“别胡说了。”别尔谢涅夫开始反驳，“这是一种悖论。要是你对美没有共鸣，无论在什么地方碰到美，如果你不喜欢它，那么，美就不会跑

来找你,也不会跑进你的作品里。要是美丽的风景、美妙的音乐根本不能拨动你的心弦,要是它们引不起你的共鸣……”

“你呀,简直是个‘共鸣家’!”舒宾随意杜撰了一个新名词,笑了起来。别尔谢涅夫却陷入了沉思。舒宾接着说,“你是聪明人,哲学家,又是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名学士,跟你辩论很困难,而我又是这么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除了自己那门艺术,我的所有的爱都女人身上,少女身上,这还是最近的事呢……”

他说完翻过身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脑袋下面。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子。这时已经是正午了,四周静静的,炎热的太阳把天空照得一片透明。

“至于说到女人,”舒宾又说道,“怎么就没人来管管斯塔霍夫呢?你在莫斯科见过他没有?”

“没有。”

“这老头儿真是快疯了。整天价泡在他那位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的家里,无聊得很,可还是泡着。你看我我看你,蠢透啦……真叫人受不了。这真是怪事!上帝赐给他那么好的家庭,可他,非要那个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不可!她那张鸭子脸简直是我见过的最讨厌的一张脸!前几天我还给她塑了个漫画像,模仿丹唐的风格。效果还不错。有机会给你瞧瞧。”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的胸像,有进展吗?”别尔谢涅夫问。

“没有,还没有进展。她那张脸真叫人无计可施。乍一看,线条清晰、端正、挺直,似乎不难做到形神再现。可就是办不到……就像一件神奇的宝物,可望而不可及。你有没有注意过她听人说话时的神态?脸部的线条纹丝不动,只有眼神在不断变幻,整个神态也就跟着变化。你叫我这个雕塑家,一个蹩脚的雕塑家。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一个奇怪的人。”他补充道。

“是的,她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别尔谢涅夫附和道。

“但是她怎么可能会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呢!血统、族系跟这没有关系。但可笑的是她的的确是他的女儿,长相像他,也像她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对于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非常敬重她,她是我的恩人,可她也只是一只守在窝里的母鸡。叶连娜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心灵?她的心灵之火是被谁点燃的呢?我的哲学



家,我又出了一道题了。”

可“哲学家”依旧不予回答。别尔谢涅夫通常不喜欢夸夸其谈,说起话来吞吞吐吐,反应迟钝,有时候还毫无必要地摊一摊手。此时此刻,他内心充满了某种奇特的平静让他有一丝倦怠,一丝忧愁。不久前他才搬到城外来。悠闲的生活,洁净柔和的空气,目的达到之后的自得,与友人的奇谈漫说,突然浮现的那位可人儿的情影,——所有这些形形色色而又似乎相似的印象,在他内心共同汇成了一种感受,使他平静,使他兴奋,使他倦怠……他是个很神经质的年轻人。

椴树底下清凉而宁静。偶尔飞进树荫里来的苍蝇与蜜蜂,似乎也放低了嗡嗡的叫声。干净碧绿的浅草地上,不见一丝儿太阳的斑点,也不见野草的摇摆。修长的草茎像中魔般一动不动地挺立着。一串小黄花静静地挂在椴树枝条上面。每吸一口气,就有香气沁人心脾。而在远处,从河的对岸延伸天边,景色一片灿烂辉煌,时常有微风从那里掠过,搅得光华熠熠,分外明亮,闪光的蒸气在大地上空荡漾。鸟儿在酷热时分不再欢唱,只有纺织娘在处处啼鸣,那简直生命的欢歌。悠然坐在阴凉处听去,十分悦耳。这低鸣催人入眠,引人浮想翩翩。

“你有没有注意到,”别尔谢涅夫突然开了口,并且做起了手势,“大自然能唤起我们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大自然里的一切,是那么完美,那么坦荡,我是说,一切都那么知足,我们明白这一点,也欣赏这一点。可与此同时,至少在我的心里,大自然总会引起某种不安,某种烦恼甚至忧愁。这说明了什么?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自己的不完美和不坦荡凸现出来了呢,还是因为我们缺乏大自然的那种知足常乐?我是说我们有非常一般的需求,而大自然却没有?”

“嗯,”舒宾答道,“听我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看是这样,你说的那种感觉,是种孤独者感觉,他并没有投入生活,而只是在旁观、发呆。干吗要旁观呢?真正的好汉会过自己的日子。不管你如何叩敲大自然的门扉,它始终不会用鲜明的语言来响应你,因为它是个哑巴。它会像独弦琴那样发声、呻吟,但它不会唱歌。只有生气勃勃的心灵,特别是女人的心灵,才能对你作出响应。所以,我尊贵的朋友,你应该找一个心灵相通的女友,你那些愁绪一定会一扫而光。这就是你所说的我们的需求。所谓烦恼和忧愁,其实不过是一种饥饿。只要把真正的食物放进你的肠胃,一切就会正常。我的老兄,你应该顺应自我需求,

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再说，大自然算什么呢，它有什么用？你听听：爱情……多么迷人，多么热烈的字眼！大自然……太酸了太书呆子气了！所以说（舒宾唱道）：‘万岁啊，玛丽亚·彼得罗夫娜！’，或许不对，”他又补充说，“不是玛丽亚·彼得罗夫娜，不过都是一样的！武一梅—科姆普列内。”

别尔谢涅夫微微抬起身，叠起双手支着下巴。

“干吗要嘲笑，”他咕哝道，眼睛望着别处，“干吗要挖苦呢？是的，你说得对：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是种伟大的感情……你说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舒宾也微微抬起身。

“什么样的爱情？随便什么样的都行，只要是爱情。坦率地说，在我看来，如果你恋爱了，你会觉得爱情都是一样的……”

“全心全意地恋爱。”别尔谢涅夫插话说。

“这还用说吗！人心不是苹果，它不能切成两半。如果你恋爱了，你就得全心全意。我可没有挖苦人的意思。我的心里充满了柔情，柔软得都快化了……刚才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大自然会对我们产生你所说的那种影响。这是因为它在我们心里唤起了爱的渴望，可又无法去满足这种渴望。大自然在悄悄地把我们推向别人的怀抱，而我们却不懂它的意思，依然在期望它能给予我们一些什么。唉，安德烈呀安德烈，你看，这太阳，这天空多么美啊，我们周围一切多么美啊，可你却闷闷不乐。不过，如果此时此刻你手里握着心爱的女人的手，如果那手、那女人整个儿都属于你，如果你用她的眼睛去观看，用她的心情——而不是用你自己孤独的心情——去感受，那么，安德烈，大自然在你心里唤起的就不会是忧愁，不会是烦恼，你也不会去注意大自然的美了。大自然自己就会欢乐，就会歌唱起来，应和着你的歌声，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给大自然，给这个哑巴装上巧舌！”

舒宾一跃而起，来回踱步，别尔谢涅夫却低着头，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你的看法我不太同意，”他开口说，“大自然并不总是向我们暗示……爱情（他犹豫了一下才说出这个字眼）。它也威胁我们，使我们想起那些可怕的无法领悟的奥秘。它想吞噬我们，而且正在不停地吞噬着我们。大自然里有生也有死，具有无穷的威力。”



“爱情中也有生有死，”舒宾插嘴道。

“再如，”别尔谢涅夫继续道，“在幻觉中，当我伫立在春天的树林里，伫立在苍翠的密林中，当我似乎听到奥白龙的角笛奏出的仙乐的时候，（这话一出口，别尔谢涅夫就有点难为情了。）——难道这也是……”

“渴望爱情，渴望幸福，仅此而已！”舒宾接口道。“这种仙乐我也听过，在林荫下，在密林深处，或者在黄昏宽阔的田野上。当夕阳西沉，河上的轻雾从灌木丛后面徐徐飘起的时候，那袭上心头的柔情与期待我也曾经感受过。可是，无论对森林、河流、大地和天空，还是对每一片云彩或每一株小草，我所期待的、我所想要的，仅仅是幸福，因为从它们那里，我感到幸福正向我走来，听到它们正在向我召唤！‘我的上帝啊，光明而快乐的上帝！’——我曾想用这样的开头做首诗，你得承认：这第一句诗还挺妙呢，但我怎么样也想不出第二句。期待幸福！期待幸福！只要生命还未消逝，只要我们的肌体还能正常运转，只要我们还在走上坡路，而不是下坡路，我们期待幸福！见鬼去吧！”舒宾突然冲动地接下去，“我们正当年轻，既不难看也不愚蠢：我们一定能争得自己的幸福！”

他晃晃自己的卷发，自信地挑战式地望了望天空。别尔谢涅夫抬眼看着他。

“难道幸福真的就高于一切啦？”他轻声说。

“你能举出例子吗？”舒宾止步问道。

“比如照你说的，你我正当年轻，我们就算都是好人吧，而且都希望得到各自的幸福……但是，‘幸福’这个字眼能使我俩心连心、给我们激励、让我们彼此握手吗？难道它不是一个利己主义的，使人彼此疏远的字眼吗？”

“难道你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字眼能把人心联结起来吗？”

“有，并且还很多，这些字眼你也知道。”

“是吗？到底有哪些呢？”

“就说艺术吧——因为你是艺术家嘛，还有祖国、科学、自由、正义……”

“那么爱情呢？”舒宾问。

“爱情也是个联结人心的字眼，但不是你现在所渴望的那种爱情；不是享乐型的爱情，而是奉献型的爱情。”

舒宾皱了皱眉头。

“这种爱情适合于德国人，但我只想为了自己而爱，我处于首位的是自我。”

“首先考虑？”别尔谢涅夫重复了一遍，“我倒认为，把自我放在第二位——这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使命。”

“如果别人要按你的想法做了，”舒宾做出一副苦相，“那么这世上就没人去享用菠萝啦。谁都会把菠萝奉献给别人。”

“这就是说，菠萝并不是一定得有，不过你也别担心，喜欢从他人嘴里抢面包的人，随处都有。”

两位朋友沉默了一会。

“前几天我又碰到了因萨罗夫，”别尔谢涅夫说道，“我已经邀请他到我这儿来，我很想把他介绍给人……和斯塔霍夫一家认识。”

“因萨罗夫是谁？对啦，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那个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那个爱国志士？难道就是他给你灌输了那些哲学思想？”

“或许是吧。”

“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是吗？”

“是的。”

“他聪明？有才干？”

“肯定聪明，有没有才干我可不知道，也许不会有什么才干。”

“那他出色的地方在哪里呢？”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我想我们该走啦。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大概在等我们了。几点钟了？”

“两点多。走吧。真闷热！这次谈话，我很高兴。我见你也有时候是不是有个那么……谁叫我是艺术家呢，我能洞察秋毫。你心里有一个女人？……”

舒宾想观察一下别尔谢涅夫的反应，但他已经转身走出了椴树的浓荫。舒宾潇洒地迈动小脚，摇摇摆摆紧跟在后面。别尔谢涅夫走路的姿势很不好看，双肩高耸，脖子前伸，但比起舒宾来，他还是显得有气度，有点像绅士。



第 2 章

他们俩下了草坡，沿着莫斯科河河岸走去。阵阵凉风从水面上吹来，细浪拍打着河岸，发出低微的声音，听来十分悦耳。

“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再洗个澡，”舒宾说，“可是又担心会耽误时间。你瞧这河，它好像在引诱我们呢。它一定会被古希腊人看成仙女。可惜我们不是希腊人，啊，仙女！我们不过是些粗皮糙肉的粗俗之徒罢了。”

“我们有美人鱼呢，”别尔谢涅夫说。

“得了吧！这些靠拘谨、最僵化的想象制造出来的怪物，这些在冰凉沉闷的农舍里制造出来的怪物，对于我，一个雕塑家根本就没用！我需要的是阳光，是广阔的空间……我的上帝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去意大利？什么时候……”

“你是想说什么时候才能去小俄罗斯吧？”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怎么可以责备我那时的一时糊涂！你不责备，我也已经够后悔的了。不错，我的确做了件傻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一片好心出钱让我去意大利旅游，可我却跑到了‘一簇毛’那儿，去吃他们的面疙瘩，去……”

“别再说下去了，”别尔谢涅夫打断他说。

“但我还是要说，这些钱也并没有白花。我在那儿见到了美丽无比的艺术原型，尤其是女人……我知道：除非去意大利，否则我便会一事无成！”

“你就是去了意大利，”别尔谢涅夫头也不回地说道，“也同样一事无成。你只会拍拍翅膀，可飞不起来。你们这些雕塑家都是这样！”

“斯塔瓦瑟尔就飞起来了……而且还不止他一个。如果我飞不起来，那就说明我不过是只企鹅，根本就没有翅膀。在这儿我快憋死啦，我要去意大利，”舒宾接着说，“那里有阳光，有动人的美……”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头戴宽边草帽，撑着一顶粉红色小阳伞，伞柄斜倚在肩上。

“瞧我见到什么啦？这儿也有美召唤着我们！您好啊，迷人的卓